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保护母亲河,大家一起来

长江生态保护需全流域协调行动

生态长江纪实特别报道

新民晚报

联合发起

首席记者 姜燕

料峭春寒中,江风仍然凛冽。走在江堤上,远眺滚滚江流,竟令人不敢直视。这条千百年来哺育中华儿女的母亲河,在一辈又一辈人的生存与发展中,在人们的漠视中,终于元气大伤。

长江水体自上游开始,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工业排污与农业污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水电站阻断长江鱼类洄游的路线,致其难以产卵;渔民滥捕夺去江中动物的饵料资源——历年新闻报道触目惊心,“长江生态系统崩溃,资源枯竭”“原有 175 种特有物种消失一半”……中华鲟、白鱀豚和江豚,是人们所熟知的长江物种。这三种动物中,中华鲟野生种群已极为罕见;白鱀豚仅存数头,虽生犹死,曾经名闻遐迩的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白鱀豚馆十余年来空池以待,无奈改为养育江豚;而江豚的命运也并不乐观,野生种群仅存数百头,并在逐年快速下降。

拯救长江,已刻不容缓。我们欣慰地听到各级政府近十余年来为保护长江生态出台的各项政策,也看到切实效果。以工业污染为例,长期以来,工业排污成了人们担忧的心头大患。现在,工业企业排污已得到有力控制,工业排放污水标准提高,监管严格,企业自身环保意识增加,在污水处理上舍得投入。来自长江口的水体分析结果显示,主要是氮磷超标,沿江农业而非工业成为主要污染源。

在渔民的抱怨里,也侧面听到了政府的管理力度。一对正在修补渔网的渔民说:“这网早就不让用了,管得严,抓到要重罚,难得撒一网。”在沿江一些县市,也在为江豚自然保护区放弃经济利益,将渔民迁地安置。同时,还在考虑如何将渔民生活与生态保护良好结合,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在和地区政府、社会机构合作,尝试新的解决途径。

对长江生态的修复,有的用时间来衡量,十年的污染要花千百年来恢复;有的用经济来计算,挣一元钱造成的污染要花五六元钱来弥补。最难衡量、也最难得的是人心,拯救母亲河这沉重的分量,摆进心里就是放不下的责任。沿途采访,才知道有这么多人人在为长江奔走、付出,他们将长江生态保护视为己任。本报年初筹划“生态长江纪实”系列报道活动时,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热情响应,表示希望联合发起此次活动。江河生态环保也一直是他们特别关注的领域,他们已经连续多年开展江河卫士等大型环保公益项目。

我们溯江而上,行色匆匆,所见有限,希望能为读者打开一扇了解长江的窗。

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一决定令人们倍感振奋。

“生态长江纪实”特别报道从长江口驱车溯江而上,历时 20 余天,三支采访组沿途踏访长江两岸主要的自然保护区、湿地,深入江畔村落,寻访渔民生活,接触各地生态保护公益组织,掌握长江生态现状与保护的第一手信息。

本次活动的采访中得到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大学和科研机构专家的大力支持。



■ 芦苇每年轮割能长得更好,有助于湿地净化
本版除署名外 记者 周馨 摄

■ 中期试验区内群鸟翔集的美丽画卷,未来将呈现整个项目区



第 1 站

崇明 已提供一批可借鉴生态安全样本

午后,微风轻拂,水波荡漾,纤细的芦苇轻轻摇曳忽然间,一只小白鹭从芦苇丛后忽然惊飞。这里是崇明东滩,长江最末端的一块湿地,是百余种过境水鸟的停歇地和众多留鸟喜爱的栖息地。很长一段时期以来,长江口生态环境改变,底栖生物和鱼类减少,过往鸟类数量也随之下降。

巨资投入生态修复

湿地里,干枯的芦苇正在大片地收割,苇根处,嫩绿的新芽已经吐露。东滩国家级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肖卫锋说,湿地内的芦苇每年分片轮割,既能保证鸟类的生存空间,又能让新生芦苇长得更加旺盛,湿地修复能力更强。

远处,一道长堤横卧水面之上。这是东滩互花米草生态控制和鸟类栖息地优化工程(简称“崇明东滩生态修复项目”)所修建的生态围堰。二十多年来,外来物种互花米草疯狂地挤占了芦苇、海三棱藨草等本土植被的生存空间,在湿地长得密不透风,鸟类失去了栖息和觅食的空间。2010 年开始,上海市政府投资 10.3 亿元启动这一项目,治理退化湿地面积 24.2 平方公里,预计 2016 年底基本完成实施。肖卫锋介绍,这一方案首先需在互花米草集中分布的区域外围修筑围堰,将互花米草“分片包围”,形成物理隔离,然后修建调控水位的引排水闸,将互花米草刈割后,在“包围圈”内至少保持 40 厘米水位半年以上,使互花米草的残留根系完全“淹死”后,再补种芦苇等本地植物,并适度进行生境改造,逐步修复湿地生态环境。目前项目已经完成的中期试验区内,便是刚才所见芦苇依依,群鸟翔集的美丽画卷。在不远的将来,24.2 平方公里内尽是这般美景。

长江口问题集中

然而,湿地范围毕竟有限,长江口的水质状况始终堪忧。“它的状况只是一个集中显现的窗口,反映的是长江全流域的问题。”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多年从事长江生态研究的吴纪华说。长江口底栖动物和鱼类种群的减少,既有长江口的土地围垦、外来种入侵、污染和航道建设等原因,也与流域内的水利工程建设等有关。就鱼类而言,一些洄游鱼类的习性是到长江口和东海繁殖育幼,再回到长江和湖泊里去,如果它们的洄游路线被大坝挡住,就没有办法成行;或者是它们完成生活史需要急流生境,而变成水库的河流丧失了这一功能,导致一些鱼类卵的孵化无法完成。

“所以,长江生态的保护是全流域的事。”吴纪华说。

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给自然带来沉重的负担之后,人们开始思考如何为这条母亲河“减负”,达到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崇明岛虽然全国第三大岛,又毗邻寸土寸金的上海,可多年来它仍然是一块净土,现在更是以“世界级生态岛”的姿态面向世界。现在,它已经提供了一批可供借鉴的安全样本,包括饮用水资源科学利用与保护工程、可再生能源利用工程、循环农业示范农场、污染源在线监控平台建设、崇明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等。经济发展为生态保护让步,从崇明开始,长江沿线不少城市已迈出重要的一步。

“崇明生态岛建设为上海 21 世纪预留了生态环境良好的重要战略空间。”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态安全组成员陈家宽认为。

本报采访组从长江口出发 李梓榕 摄

崇明东滩生态修复项目将于今年底基本完成